



动中有静

◎陈顺源

父亲的一生

◎戴平

我父亲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。自强不息,从不向命运低头应该是父亲的终身理念。他勤奋好学、善于思考,在生产队务农时是一个有思想的农村社员,在大队任工程师时是一个有思路的矛盾化解者,当教师时更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辛勤园丁。初高中的各门主课差不多都教过,三尺讲台是他奋斗的舞台。无论多么调皮顽劣的学生经他调教都能激起学习热情。四十岁时他的奋斗精神竟不减反增,从头学起英语,从一个英语白丁成了乡梓颇有名气的英语老师。步入耄耋之年,他

与病痛争斗,用顽强毅力一次次凯旋。他从不认输的奋斗精神是我们儿孙们宝贵的财富。

他的一生是乐于奉献的一生。无论在生产队田间劳动还是在学校教书育人,他都助人为乐、奉献自己。作为半路出家的英语老师,用喜闻乐见的方法赢得学生喜爱,四里八乡的学子都在寒暑假慕名而来。他分文不收,将宝贵的休息日全部奉献给那些勤奋学习盼出人头的学子。父亲也辅导我的英语,让我迈进了大学殿堂,后成为国家干部。退休后,他又将全部精力奉献在孙辈的学习上,将

孙子孙女培养成大学生。

他的一生是正直坦荡的一生,他兢兢业业做事,坦坦荡荡做人。他严格要求自己,生活俭朴。他的一生是平凡的,他的平凡在于脚踏实地工作,低调做人,不争名利。他的一生又是伟大的,他的伟大在于倾力做事,有着咬住青山不放松,不达目标不罢休的意念,他的伟大在于取得非凡成就却又不思张扬,有着笑对过去的成就、把握当下的定力和面向未来再前进的恒心。

这就是我们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。

心窗片羽

甘当配角的南通第一代电视人

◎钱广裕

滕杰老台长走了!

正如原南通电视台台长夏平建追忆:滕台长是南通电视事业的创始前辈,为电视新闻的初创和发展付出了艰辛努力!在追思和滕台长共事的点点滴滴,我深深体会到,滕老还是一位“甘当配角的电视人”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南通市被誉为全国明星城市,央视派记者王元洪、庞啸来通专题采访。在时任南通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的滕杰的倡导下,南通广播电台编辑部设立电视制作组,后来又扩展为广播局电视制作部。在南通电视台筹备阶段,首档《南通新闻》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亮相荧屏,江海大地从此有了南通人自己的电视节目。在滕杰和邵应路的带领下,自采新闻片《南通海港职工喜迎十二大》、系列片《蓬勃发展的南通轻纺业》分别被中央台、省台采用,极大鼓舞着刚跨入门槛的电视人。经国家广电部批准,1985年元旦,南通电视台在姚港路2号正式挂牌。

滕杰出身贫苦,新中国成立初,来到唐闸恒益公机米坊当学徒。由于思想进步、工作勤恳,不久入党,被提干,进入市农委机关当秘书,后来一直在市里从事通讯报道工作。南通电视台成立后,他

先后与三位台长共事,在副台长的位置上,抓好新闻宣传工作。

在1985年前后几年中,南通电视台成功摄制了《蛇侠》《瓦楞上的草》《庚娘》三部电视剧,在省内外产生热烈反响,其中《蛇侠》《庚娘》,就是滕杰亲自组织拍摄。

1983年上半年,滕杰拿到了讲述南通著名蛇医季德胜传奇故事的电视脚本《蛇侠》后,决心拍摄。滕杰与时任宣传部文艺新闻科科长苏子龙等拟定了拍摄方案,与省台成立了联合摄制组。市化工医药局和制药厂支持了六万多元的拍摄经费。在大家的努力下,当年4月顺利完成南通市第一部、江苏省最长的一部电视剧《蛇侠》的拍摄制作任务。

1985年初,南通台又与山东台合作拍摄制作了9集电视连续剧《庚娘》。在滕杰带领下,南通台一批年轻骨干与山东同仁团结合作,经过近8个月完成了江苏省历史上第一部长篇电视剧。这部影视作品在全国100家省市电视台播放,并向海外发行。

1987年5月8日上午11点,长江南通段发生特大撞船事故,100多人下落不明。在滕台和我的指挥下,11点25分,两名记者迅速抵达出事江面,以最快速度拿下打捞沉船的画面。由于抢救

工作面广量大,台里又抽调两名记者赶赴现场,一直到下午5点,两组记者才拍摄了当日事故江面和各方抢救的资料。在近半个月里,滕杰与大家坚守在摄像机和编辑机旁,及时全面报道了全市开展施救和善后工作,多条报道被中央台、江苏台、上海台采用。

1987年9月23日,百年难遇的天文现象“日环食”上演,南通是全球最佳观察点。为了拍好“日环食”,滕台长觉得光靠台里人员与设备是不行的,他早早就与江苏、上海电视台联系,邀请他们来通联合采制。为了确保采制效果,滕台在10天前就召开了策划会。值得一提的是,为解决直接拍摄太阳的难题,滕杰带领新闻部小伙子们拜访光学专家,并请激光研究所特制两只镜头罩,很好记录下整个日食的变化过程。1分30秒的新闻片,当晚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、江苏、东京电视台分别播放。短片《南通百万群众喜看金环食》还荣获1987年度全国电视新闻评比一等奖,并被北京广播学院列为教学片。

80年代中后期,刚刚起步的南通电视台在全国同行中创造了N个第一,《新华日报》的头版也报道了南通台不俗的业绩,滕台长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玉兰一瞥

夜话

完整自己,才是最长情的告白

◎吴莹

从“小度小度”占据主打陪伴经济的智能家居市场开始,随后而来的:陪聊,陪诊,陪驾,陪游,陪逛,陪考……也乘势而上。

甚至独自在外打拼的小年轻,哪怕蜗居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单身公寓里,还是愿意养上一只宠物狗或宠物猫,为它们的吃喝拉撒病一掷千金。也正是因为这只生物,它能跑动会叫唤,它依偎着你、需求着你,它为你提供着不可或缺的——陪伴。

孤独且焦虑的都市青年们,开始为“陪伴”买单。而孤独和焦虑,恐怕正在成为整个时代的症候。

不难发现,如今我们无论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在一起,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各种群体活动中,都是各看各的手机各刷各的信息。现代社会的孤独,不再是“茕茕孑立”,甚至是“在一起”时的“群体性孤独”。

网红直播带货的火爆,李佳琦和薇娅的暴富,很多人不是为了消费,而是在孤独的深夜,听李佳琦那“啧啧”般的声音,看薇娅吃东西换衣服,好不热闹,暂解孤独之苦。

陪伴经济,看上去风头正劲,但由于门槛低,或者说干脆就没啥门槛,使许多人遇到过“放鸽子”“随意定价”“临时涨价”甚至“摄影技术这么差都敢出来接单”的这种令人发指的情况。

都说“陪伴经济”随之而来的应该是监管问题,其实不然,真正需要解决的,不是这个经济所兴起的种种周边,而是需要和支撑起这份经济潮流的当代年轻人甚或所有的“我们”本身,到底怎么了?

一个买来的“陌生人”,一份买来的“服务”,当然不可能解决你的孤独和焦虑。“陪伴”你的这个人,他或许只为赚一份薪水,他又到底能了解你多少?知道你旅途中真正所需吗?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拍照风格吗?他又能听懂你多少言语?他完全不了解你身处的境地、磋磨的事件与对象,又能给你提供多少有效建议?

短暂且无效的陪伴,像完全没有生命力的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,还不如信息海量的可以刷屏的电子产品,还不如智能管家“小度”。买来的“陪伴”,一定无法满足你。都说“放下手机”,远离电子产品,认真投入地去读一本书吧,去画画去写字吧,去培养一项可以真正陪伴你终生的爱好吧。

你真的需要爱自己,享受独处,否则总是在寻找那块“拼图”来让自己完整。

如今,人们总用别人拥有什么来衡量人,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,如何能让我的生活更轻松,让我的生活不孤独?但当另一个人,无论他是你的伴侣,还是你的朋友,或是你花钱请来的“陪伴”,在吸引力消失后,当交付金额享受完服务后,你们还剩下什么?你还剩下什么?

陪伴,并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做一个能自在做自己的人,做一个完整的人,而不是等着通过遇见另一个人,通过遇见另一份“陪伴”,来让自己完整。

当你不再需要与虚拟的“小度”对话,哪怕一个人的旅行,路上的风景就是你的伴侣,你走过的路全是你的朋友,即便你找不到那块“拼图”,你本身就是完整且丰盛的。你自己陪伴你自己,和自己做深情永远的朋友,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